

侗庵新論

四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491  
3



文庫11  
A1491  
3

第八十一至第一百二十  
第一百二十一至一百四十

柳田泉文庫



洞庵新論卷之十三

一百二十一

○論泰西取人國不過施教用兵二  
策近代邪教  
難以得意故多任兵力吾知防其教而不知脩  
其師可謂昧虜情矣

隣有兇悍回過者焉其聲執足以糾徒卒其資財足  
以懷未與衆為人極無狀而智力非庸可企常思  
吞噬四隣以慊己欲有時乎其言重賂以誘人感獲  
令歸乎己有時乎白挺如雨利劍似霜婦暴憤嬰以  
蹂躪之不然則先誑誘其象人令懷貳然後威以脅

之令。國家狼狽。鼠竄室屋。苦什。竟為吾有人而與。若人隣。洵為至不幸。雖然。不可坐而任其併吞。則亦當思防禦之上策耳。吾以恩信懷僕妾。使無受彼利誘。固吾牆垣。嚴列吾戈矛。使彼憚而不敢嚮。近。庶免於危。若或者懼隣人之衝突。一意嚴備。待之不知其設計。施惠以離間我家衆。或者慮其誑惑家人。務結恩意。絕外交。令知吾之可依歸。全不事防禦。遂致相然。操戈執不可抗。鈞不免於覆家。豈非決措盡之當耶。予觀近代泰西諸國情形。酷類此。彼其溪壑之欲。常狼之貪。惟吞併是務。未始有盈。覆之期。以漸併有。正

細。亞。海。南。群。島。遂。蠶。食。南。北。亞。墨。利。加。洲。近。歲。更。則。奪。都。兒。格。伯。兒。西。亞。北。地。又。剛。莫。臥。兒。楊。葛。刺。諸。國。大。半。為。其。所。侵。略。五。大。洲。之。恢。廓。十。六。七。八。其。封。域。執。駁。小。事。不。知。所。底。極。諦。察。其。吞。併。之。術。有。布。小。惠。順。適。民。志。徐。以。播。已。所。崇。之。教。以。偷。其。國。者。有。大。艦。數十。巨。煩。累。百。赫。然。電。發。衆。敵。不。莫。以。藏。珍。其。人。者。有。先。唱。異。教。迷。溺。闔。邦。人。然。後。大。師。一。舉。以。艾。其。民。夷。其。宗。櫻。者。其。處。心。忍。酷。苟。務。利。己。不。顧。約。誓。不。問。姻。親。不。復。知。理。義。為。何。物。洵。可。畏。而。惡。為。之。隣。比。之。邦。其。於。區。畫。之。方。綦。為。不。易。抑。亦。施。德。澤。以。得。民。和。

明聖教以一民心使邪說無緣而入盡練兵之術固  
沿海之防國勢固於金湯使勦寇望而畏避如茲而  
已今吾邦之待外國其拒絕異教可謂周到至國邊  
圍制勇鋒之方則殊不免多憾兵甲銳而不修海防  
棄替而不理戰艦難採用而莫之問將卒任其彘懦  
而未嘗振勵猝遭烽燧之警其何以抗之夫施邪教  
窮兵力明是二乘告之禦之不宜濕散無鋒矧彼之  
取敵國雖不出於斯二策而今古殊勢茲措自別昔  
時之吾壘賴藉邪教之力近代之兼花莫非用武之  
效蓋古昔海外諸國頗象昧於理直易惑於邪教後

代則智思寢闕不肖舍吾道而奉彼教勢必以兵力  
壓之方得其服聽益出予不得已也由是觀之今日  
所以待我虜邪教固不可不示而修武備以制其侵  
陵最稱要務乃汲汲距異教而措武事於度外是不  
晰時之宜也今之禦虜水軍火器為至急乃武備棄  
墜之中惟此二事志任其頽弛其不知應變極矣慶  
元之際本邦賈船往天竺暹羅台灣等處五布渡東  
南洋數千里而無恙可見其舟船完堅典今絕殊後  
未命令船粗且小而爾時造船之法遂亡船制替而  
水戰不復講斯其應毀船制益恐其齊海而往西洋

屬島以學習異教也古之戰艦用之于今茲且不且  
與恭西水軍確况更致其隘思乎若夫火器未至如  
水戰之全不講然人不可用力蓋以其為晚出之技  
故卑之也夫以憎遠邪教之故至于併興水軍火器  
而不講使敵有嚮可采亦奚異於夫與盡克之夫隣  
彼有利誘力攻二術而吾惟利誘是懼自替武備以  
取敗何其見事之惜也方今之世聖王出浙無他  
策既杜其異教之誘亦當亟改造大艦練習水軍火  
器海防森嚴常如敵至斯天下可保無虞矣今也廊  
廟多深識之臣而區處猶失當如此蓋後未外國情

狀人不敢詰論習以成俗加之言路頗壅闕下人雖  
有所遺長策無由上聞所以致此舛謬吁可惜也

一百二十二

論英雄卦事迅疾而有時行于觀望視之類淫  
疑蓋以機會未至耳其實英雄無時而非雷厲  
隨發之日也丁酉

自古英雄赴事變之會也如疾霆之擊駭而之驟至  
世俗視之惶駭熒眩莫不嘆其神奇之略洎遭事勢  
之盤錯難處也乃又尤豫行于觀望不進以俟可為  
之秋舉世莫不疑其遲回之甚或致後時此祗世人

之所以為憤，而英雄之所以為不可希也。蓋英雄之舉，揆其必有能，然後動。非如世人妄意揣摩而輕試，故察其有虧撓之阻，則不敢發。審事後有再動之動，則不輕舉。視之順利，有必濟之勢，而詳覈其中，猶未免多窒礙。則寧屏息俟時，以其所以致類坐於不測之失也。惟其暗發洞弊，然後從事，故其發也，蹀躞振迅，不可遏抑。間或艱晚，難施功，而其卒莫不井、就緒。猶夫通神上醫，袖手沈思，不睹十全之真，不可輕投藥。又猶國棊，撫須凝神久之，始下子，而敵隴種不能抗也。傳有之：未戰而廟筭勝者，得筭多也。又云：

北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此言英雄之用師也。而英雄行事，莫不咸爾。英雄早已判成敗於我微萌動之際，而庸人終見其蔽功之日。始識厥成，宜矣。其跡類急緩，而未衆疑怪也。夫人之未大舉也，鎮靜固守，猶可以無得喪。无咎譽，而自全已。有若一莖而不中，則顛頌偃蹇，七尺且不自保。是英雄所以痛戒於輕動也。昔高歡謀穢爾朱兆，嘗輕身入歡營，或勸於坐執之，謂此將一力士之功，而歡不聽，以為其堂婦而叱聚英雄棄之而起，為患益深。兆雖強大，而輕侮無謀，將俟其忍稔衆畔，而後圖

之頗覺過於將卒然卒克滅爾朱如其素謀而守父  
恭繼起屢摧歡鋒是歎之叙事猶頗失於早也恭連  
勃欲侂閔中不敢遽尋兵戈俟姚興殂冲子嗣立  
劉裕伐滅之留子及諸將守然後一戰取之其榮旋  
於曠日繇久使人悶然興亦一世之雄裕閔世英  
傑未易與確興之且死嗣子之屢弱裕之取閔中如  
拉朽及將亟還而篡勃洞如觀火故寧隱忍以待  
既而果如所料勃雖凶暴此舉實足稱算無遺策  
抑亦謀臣王賈德教之也吾烈祖閔原大捷可采  
破竹之執以直取浪華乃遲久十有六載始有冬夏

二役而寰宇大定頗似過於緩然爾時豐太尉餘澤  
未全浪豐氏功臣駢肩林立亟取而代之必多懷不  
服此烈祖之所深慮也唐王忠嗣知石堡城可拔  
恐損數萬兵而遲疑不敢奉主命燕慕容恪不欲力  
攻多殺士卒灼察段龕必可克而後急攻之是良將  
之持重又有本於仁者即如烈祖之於浪華一舉  
殄滅固亦不難然勝國諸將及亂四起或不免誅斬  
過多故寧替延十數年是仁自行乎智之中矣孟子  
評宣聖也曰可以久而久可以速而速聖之時者也  
夫英雄之於聖人造詣異而作為則一彼能可速而

速可久而久。惟其觀裁之疾，故能俟時會之舒。逢實  
並行，而無相礙。然英雄無一豫怠氣，常疊一如怨不  
及，彼其時之未臻，不得已而棄羊夷，猶以俟可投之  
會，未嘗斯須失其機。然則謂之有時乎，徐緩自重者，  
時流俗肉眼之見，由深識之士觀之，英雄畢生無處  
無時，非留厲隨發之日也。

一百二十三

論清並畜滿漢人，區處極難，而極取得其宜，故  
盜盜無患，神祖待文武臣亦同此意，而豈太  
固不能也。

清主之一視滿漢人，而並蓄之，可謂區處之極難者，  
而克致其兩俱帖然悅服，何其巧也。清初以蕞茲滿  
洲之地，二萬之衆，創基百戰，代明有天下，所殺不啻  
數百千萬，又舉四百州生靈，辨髮而左衽之，中州之  
民，其怨怒激於骨髓矣。夫以數萬人，取億兆懷怨，滿  
之漢人，將如何設法而可。若專信委滿人，不參以漢  
人，固無肘腋反噬之慮。然漢人之積怨，滋甚，未路橫  
潰，禍有不可言者。將斥滿人，而務登崇漢人，予漢人  
之憤，或可弭忘。然其或有中心蓄故國之思者，伺間  
竊發，其害不測，即不至於夷，而變於夏，草北方猛



警之風為中州文弱軟靡之俗亦衰亡之端也清所  
以取之非一中竈斯不獲救寧故樞要之地必委  
滿人又以漢人參之兀散卑猥之官漢人任之更間  
以滿人滿人詆漢人而當其罪立旌賞之以伸滿人  
之氣漢人時刻滿人而中其牙亦輒尊用以懷服漢  
人之心彼此混合不甄同異大惠廣澤沛然遍施內  
有堅忍不拔之見而外行調停和協之巧術輕重相  
制中外不相背如網之在綱臂之使指怨意清主世  
世以此為授受心法述弗怠經昇平數十歲滿漢  
物然混同無復罅隙可慮而自祖先之上願遂矣其

取世制下如此之周到宜其開祚二百載福祚未艾  
幅員之大戶口之衆夥國帑之富而疆不惟戎虜入  
帝中州者絕未見倫匹即歷代中州之主豈稱盛世  
又未有之能先者焉遼人非耶律蕭二姓不許薺頭  
要元代所信任倚仗莫非蒙古種族視中州人如門  
外漢其警防如斯之密而遼元國勢之隆迥不及清  
蓋規模之密迫勳業亦自興之準西晉之世宗室相  
繼乘柄其可信伏孰逾乎此而互相魚肉以致蕩海  
昇沸典午終於覆沒苟將之以智馭之有術不虞時  
忘慎密則疎者可使親離者可使合萃寰宇無不可

綏未之人若駕撫年其方則宗藩懿戚亦不足恃故  
曰胡越為一家少助之至親戚畔之也夫國家之禍  
莫酷於群下不協而互急爭季邵年而稠父逐陳獻  
競而簡公遭戕牛李植黨而唐室寢衰替然亦特在  
上者之制馭之略耳國初功臣本多忠勝高本正次  
茅咸典本多正信不合蓋正信為帷幄謀主忠勝輩  
為爪牙禦侮之將殊其所趨而正信又特蒙厚遇故  
至此向使庸主涖之幾何不至爭鬪釀亂而烈  
祖同仁一視馭制之方妙中窺察故舉皆感仰奮興  
文臣逞其智計武夫效其雄勇惟恐或有所未至以

未彼侮蔑於是乎文武之不協祇足為竭忠罄力之  
助焉如豐太尉亦希世英主才石田三成而寵信之  
諸將多典三成忤因併怨太尉太尉沒肉未寒而豐  
臣氏絕血食是羣臣不輯睦而善馭之雖太尉且有  
不能也烈祖之於諸臣誠以接之德以綏之固非  
清至可同日語然其馭馭之術則意有稍近似者而  
相參有而其奧旨益躍如矣

一百二十四

論臣務順適君意本出於忠愛之心而貽害極  
大與文諛之臣同一歸

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有所由未有不善  
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  
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  
是非皆先是而後非伊川易傳曰成而後有敗敗非  
先成者也得而後有失非何以有失也予因靜察  
輒近改俗多不慊識者意而原其未由未有不本於  
遠大之慮中正之舉者特後之人矜誇太過加厲變  
本以致百弊日滋逮其極也子與夫宵人師心肆臆  
以誤國者同歸可哀或又以其肇於荆叔之善也墨  
守不知變以致貽害於宗祏於烝庶良可長大息也

世之澆季其坐斯弊者不暇更僕數而予尤有深憾  
於臣之事君務娛適其心以自為忠者焉曾子曰君  
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  
以其飲食忠養之臣之事君猶夫子之於父然務順  
適其心不忍以軫懷衛慮之事觸君視聽乃心未始  
不根於愛君然事君有大節有小節大節在臣君德  
莫安宗祏小節止於慰君耳目暢達君情欲修其大  
節則為良相為拂士修其小節則陷於具臣甚乃流  
於鄙夫之無所不至耳夫人君蒞臨士民以一身享  
千萬衆之富苟庶庶帖服國家無艱虞則奉身之具

奚所不足。果改教身宜。民畔國殆。則雖有臺池宮室  
狗馬。且不能獨身。然則人臣不格君非。而後以供樂  
誘之。是祗尊君於憂苦死已之地也。矧人君惟喜便  
僻之屬。環侍左右。柔靡晚軟。如膏如脂。務阿君意者。  
不勝其數。今有祿有爵。儼列庶官。而乃甘自比於嬖  
毒。便僻。如塗。附而火濟。火可醜之極也。孔云。愛之  
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孟云。責難於君。謂之恭。陳  
善閉邪。謂之敬。入則無法家拂士者。國恒亡。此言事  
君者不取順從其欲。而貴納之於善也。昔周文公陳  
后稷公劉肇基之艱。以訓迪成王。故成王得為守文。

明辟。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畜穆王。周流天下之  
欲。王是以獲全。終於祗宮。此二公所以為良弼也。宋  
李沆為相時。以水旱盜賊。奏於天子。使之悚然。惕  
勵。不敢萌侈大之心。故竟沆在位。真宗不失為令主。  
沆薨而秕政百出。沆相業冠宋一代。職是之由。為益  
必若此。然後盡愛君之實。故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  
也。秦趙高以聲色。盡惑二世。閔東諸侯。盡畔。而不自  
以實聞。二世恬然自安。不知警惕。嬴氏遂斬焉。絕祀。  
隋虞世基。裴蘊。從煬帝於昏。君臣相與。酣歌荒淫。羣  
盜蝟毛起。薄海鼎沸。而欺以寧謐。無事。馴致隋家殄

滅可懼也。顧胡亥揚厲無道之主，趙襄裴不令之臣，凶邪參會，以抵覆亡。實自作之孽，奚足憐乎？獨惜後代國君有聰敏英邁之資，而羣下婦寺之忠，專柔順君旨，使君德日荒，政治寢衰替。斯其人出乎愛君之誠，而厥罪究與趙襄裴三友一塗轍。此予所以不自禁流涕痛哭也。近代專以一例字治寰區，凡百倣依成例，以為準繩。其意欲使才智不逮者有所據，以不致於顛錯。其慮甚周至，而未幾終使拘泥不得轉動。俊偉之士，為所絆繫，典庸夫同致。此豈為上者之素志耶？建業之始，立制使諸侯重貢獻，助營築，少耗其

不訾之財。蓋爾時大國之君，往之勝朝遺臣，又其人類才雄智深，常有飛揚跋扈之志。使之儲蓄有餘，饒未必帖然無事。故使之稍有損減，實聖人之權。後未百物價騰，侯國窮匱，而貢獻營築，更倍蓰乎古。諸侯力不給，駭氏膏血以應命，致民憤怨，間有嘯聚之變。夫非建制之初意也。天下類此者，不知其幾。皆守子區處之宜，而末路至斯，糾紛今欲一朝而釐革其失，寧易云乎哉。

一百二十五

○論今日至要在痛祛繁文密法，減節浮費，專用

心於海防孝當務之急

前修有云、今天下惟有可減、本無可增、又云、生一事、不知去一事、生一利、不知除一害、昔哉論、予於是乎、蓋然有既於西土之繁、文緝禮矣、西土建國之體、三代之季、已覺其過於密、魏晉而降、則日滋月長、莫之或釐整、亡或予其未弊、乃至於斯極也、禮典之制、則揖遜登降之煩、禮豆弁冕裳衣之細、雖耆儒有不暇悉其詳者、政刑之細苛、則禁網之織、而碎、除例法紀之續紛雜陳、雖彊識博達之吏、有不能一一觀記者、書笈之歲月繁積、文字之隨世增夥、淹該多聞之

士、有不能悉其半者、即技藝之末、多習畢生精力、而不能臻其奧者、使億兆人醉生夢死於禁、楛、之中、而不自悟可哀也已、夫非至簡、不足以馭繁、心一然後能應萬變、若乃牽於瑣節、繫於密法、纏繞迫窄、不得自暢舒、智者失其所以為智、明者喪其所以為明、至於舛謬百出、而後止、此唐宋以還之通弊也、或以為西土之出乎此、非無所見、蓋詳亟繁於繁法之中、使觀、易制、即祖詭愚黔首之故智、吁、奚其然也、西土風習、因仍相承、以迄於斯、彼在上秉柄者、且然拘、於淳文、先已陷於愚、烏得謂之愚黔首之深慮

耶蓋西土夜郎誇大之習淪於心髓不得知寓內有  
許多昌大之國利能擇異邦所長而措於政耶是以  
經畫止於四封之內不暇及他罄心力而搜剔窮究  
以致文者益文煩者愈煩推其病之源實昉乎知有  
已而不知有他邦也古昔國各安其土美其習俗漠  
爾不相去未固應於外邦情狀昧不能悉數百年  
來地勢日毗使譯益交錯然後西閩建國之歷、無  
數者人莫不聞知猶然昂爾矜自以己國為神列為  
巢穴敗坎姓之見身本邦風氣純應固迥絕萬國其  
易簡之治又自典西土判殊降於今則亦復患縲父

紛繁大闕於實用維昇平之悠久遂馴致斯弊抑亦  
自貴而卑隣邦之失頗近似西土以至此也蓋事煩  
則功必不競心分則業必不廣志壹而習往矣患無  
統秦漢以降戎虜之於齊列每以簡省直捷取勝通  
者泰西諸國又加以適時後宜之妙器械稍覺不  
利則立改古制而造之法紀少不便於今則亟創新  
意以施行轉動變遷不拘故常勇性從未識利害而  
不顧理義今又以簡直之俗行應變制宜之術是以  
其鋒不可抗彼其轉弱為強吞小致大殆奄有六大  
洲地十七八者職由此洵可畏而思也夫在今日事

勢。海防為最急。不然一國孤懸于巨海而甬之大艦  
數。出沒鯨濤蛋闕之間。雖小豎子亦知海防不可  
不修。而廣漠大邦四面受敵。非製數百巨艦鑄造救  
萬大礮十萬精銳日講水戰不可。而其費將安出  
也。國家經費行水修道之舉。救荒賑窮之惠政。燕享  
賜賚祿秩之用。常苦難給。今更有海防大費。費於意  
料之表。國何以堪。予恭西諸戎舉國之財半用之  
海倫水戰船艦器械。故能整設靡滌漏。今本邦傾天  
下之財。曾不足供眼前必需。而欲以其餘修海防。雖  
神禹之才。決不能必也。力破數百年之錮習。痛省天

下泛之費。達觀公臆。棄萬國之短。而奪其所長。方  
可望可濟。此實當今至要務。然其事重而鉅。綦難予  
下。予嗟。世之陋儒。汙吏。詎足與語此大作耶。

一百二十六

論列侯而下。養子以致國家不殄祀。實變通之  
良法。聖人復生不能易。

天下有經典所未載。羣聖人所未創始。而其事悞於  
人情物理之宜。千百代不可易者。養子是也。本邦封  
建行六七百載。典西土。夏不降。列侯綦大者。地連三  
州。踰百萬石。小之極。且不下於萬石。今果以養子為



斷不可行之事。國君下世，苟無嗣子，可襲，咸任其覆  
己而不問，則其以無嗣失封者，必相望于時。良可軫  
痛也。邈夫列侯之祖，莫非汗馬百戰，致身報國，以貽  
榮於昆裔。今乃一朝斬焉，永絕血食，又使千百士臣  
及妻孥凍餒暴骸于中野，數萬生靈流離失依，歸天  
下，禍甚孰慘乎此。至於萬石而下，則閔繫願，輕其  
先，亦皆罄心力，案積勞績，然後始顯貴，由其家觀之，  
興亡之重，未始異也。烟滅忽諸，亦足為心  
惻。養子之制，所以延宗祀於將墜，傳貽緒業於無窮。  
誠法之巧，而仁之盡者。聖人復生，必不少歎於此。乃

墨守僻理，敢加舐排，是不智不仁也。時王之制，夫人  
所當恪遵。上建大中之制，以保全羣臣之家，而下之  
輕張主私臆，不冒帖然服聽，是不忠之尤也。顧夫養  
子，出乎萬不得已，所謂窮則變者，亦當靜察而慎行  
之。世或有父祖血胤現存，而反取貴富家子以為嗣，  
此狗彘之行，固無足齒數。又有疏賤之臣，餘祖先一  
塊肉，而採擇不及者，亦未為盡道。必也博訪於族屬，  
絕不得葭莩之親，然後遍選於他姓，審察其人，果有  
德與否，方立為嗣，即是克舜之舉賢而讓也。抑竟有  
丹朱舜有商均，克盡誨導之方，翼以稷契，益皋陶諸

賢未必失為中主。堯九男事舜於歷山，行誼皆益萬  
寧無一人。且紹大統者，乃不遵傳子之成規，而創此  
典賢之新法，以啓魏晉六代五季千餘禪篡奪之源。  
其心固日月靡瑕玷，而其事則由後人觀之，未免少  
遺議。分養子之奉，克盡吾心，亦同姓之親，翦焉全盡。  
方始擇於他人之賢，以為嗣，其心則堯舜之心，而其  
事更正於堯舜矣。雖然，無子而至於養他家兒，亦事  
之窮也。吾儕薄祿之士，固無術可施。列侯之烜赫而  
坐使胤嗣殄絕，亦絃綸之未得厥宜也。在昨<sup>昨</sup>土之始  
建支封，設宗室大夫，遍置兄弟，族屬于茲，宗家絕則

擇以為嗣，奚患乎苗胤之軌。今列侯有支侯同姓之  
卿者，或國初便建，或慮孤立無援，久之始設。如此者，  
閱二百歲之邈，而孫子繩繩，未嘗絕降於今日。列侯  
之遺，曾如綬者，則信可奈何。惟當衣乃祖，子惠之，  
一失身論者，率以為祖先孫子，所以互感應者，以其  
一本也。他人則血脈割，不相交通，即誠敬以養神，  
神必不專焉。此任一已，弁淺之見，而妄立說也。祖孫  
之精神交通，固由血脈相養，而其重在德。有德則歆  
於神明，無德則神明唾棄之，必至之理也。禹之祭舜，  
舜之祭堯，齊明純一，神必不以其非子孫而擯斥祭

祖先之神與神明  
自別不宜混同而  
論之

紂桓靈宋徽明熹之淫暴不道即極桀盛性牲之豐  
睥神決不以其為子孫而欣之未享故曰有其誠則  
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然則養子之是非失得亦  
可推而晰也論者又云人而無子實獲辜於天惟其  
不養子而任其家喪國除方合於天意此又以隘陋  
之見漫揣測天心也人之無子也或由其夫阨弱多  
病不能化育或其妻妾胥不且子未始係德之優劣  
非天所與知予所識公長厚慈良制行無微玷而迄  
老死無子又則夫已矣貧慙無厭暴佞不可親為衆  
所棄而其子振之林立將謂之天佑茲凶而毒痛善

良耶錄倉霸府而還雖間有養子未著令甲其建為  
天下成憲實昉於國初審物情揆時勢而後定此制  
非泛然徒設所以確不可易也西土養子之名古未  
聞中世方有然未知本邦今日之數故其論是非者  
亦未甚詳明如唐明宗周世宗南唐烈祖僅之而見  
三主雖未盡君人之道而在當日亦能恢故業勤烈  
俊儻踴稱令主較諸齊東昏陳隋二煬淫昏以親生  
子蕩覆祖宗丕基相距奚啻穹壤此亦可以見養子  
之不可尤矣然則以養子兼家者慎勿以其為養子  
自阻當益竭奉親之孝而夫親生子繼緒者當務致

善述之美，豈可恃其親生子而世世自佚耶。

一百二十七

論本邦封建之治，名職象柄，故人崇信自深，不可倣西土奮匹夫為宰相之制，但使才峻榮晉之路，不壅闕焉可也。

國家取人，身擇名職，不舉用寒賤之士，仕進之道隘狹，間不免野多遺乏歎。蓋本邦封建成治，諸侯之賢嗣世列諸侯，大夫士之子孫世為大夫士，不止世祿又且世官，凡要津之地，樞軸之任，當躋此者，其人固已一定，無煩擢在下之才俊以處之。於是乎儒先輩

肝衡勞目而力駁之，曰：職掌重矣，統轄夥矣，乃專任僅以巨室之黃吻兒如菴荒為人，無或乎其廢闕不振，必也遵西土之制，苟有才焉，雖潛處草莽，立舉而授之頭職，方可以羣賢彙進而政化四覃矣。此知其一，而不晰其二，窺其表裸而求審其曲折者也。夫一國有一國之政，天下有天下之俗，在上者當仍改俗之舊，而採綴融會以適時宜，是為英辟哲相之舉，何則？改俗素定者，執難更革，亦不必勞更革也。西土輓近有奮於布衣而一登躋卿相者，有釋耒耜而膺茅土之賞者，固不患杰傷之沈淪，然而竟未聞改化由

是而益懿風習為是而愈淳有以高於本邦則知此  
故非有國之首務也且西土郡縣之制又終昉乎中  
世秦漢而前則世世封建之治三代之際諸侯卿大  
夫士皆以其祿爵傳子孫凡氏不得起擢而躋貴仕  
宋父公云若論當時侯國皆用世臣自是無官可做  
不仕於大夫除是終身不出如曾閔方得此言恂然  
斯其國體正典本邦之今日俾後末世降執變方始  
為匹夫躋宰相之俗身予諦察夫世祿世官之制其  
人自然名望隆重階級峻彙下人灼知其不可企窺  
奉之情綦切較諸陞伏草萊歛起陞卿相之尊者霄

壤懸判彼出於根駭者其名聲之轟執燄之熾夫人  
非不惴怖特陽推尊之耳其心則以為吾異日得志  
可以取而代之或一朝榮遷且直踞彼之上是以自  
生侮蔑之心不冒一意欽崇故夫世官世祿之卿大  
夫果有瑰才碩德之賢其未衆心腹固已即无譽无  
咎乎之入出且典起於孤寒而才氣超世者足並  
驅無軒輊洵天然之理抑亦世官世祿家之幸也賈  
生有云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  
九級上廡遠地則堂高陛七級廡近地則堂卑高者  
難攀卑者易陞理勢然也又云夫卑賤者習知尊貴

者之一且吾亦迺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觀  
賈生所論則知知本邦之制彼固有以鑿而諦之矣  
雖然予豈以晚世政俗為盡善亦不免乎有憾也  
予觀夫都樞要之司者勿以為衆所崇仰自安務濟  
屬從事擢任衆賢博採士民之能在僚者不必羨  
貴顯人之烜赫隨才之所適職之所統理專要有以  
羽翼君相之化上下感孚瞻仰決洽斯可無革今之  
制而坐臻于至治慶元而還數十載景象正如茲予  
是之為庶幾耳今侯國老臣幹人或總擇於十數家  
中而任之以為定制其人類白面乳臭范不諳物情

既膺盛邦羣推鬻予自足不肖網謹言不用推較英  
俊是用賢之道既極其狹而其都重任者又且自滿  
以自小馴致百度荒廢宗社殆傾地果爾則夫儒先  
師西土之論予又焉得而斥其謬耶

一百二十八

○論邦人短於創始長於繼述然止於器什食器  
不施於船艦也鏡捍國之大用可惜  
邦人短於創始而長於繼述多恢緒之智而乏造端  
之才天爵絳胎出于支那我得其法而織之今更美  
於支那之製惠禮幾天留本昉於泰西我襲其制而

作之今則勝於秦秦西所造如茶如酒如烟草皆傳自  
西土而當今精美殆倍蓰西土自餘若什飲啗之屬  
雖他邦方法而更加巧緻者未易更僕數蓋邦人之  
性習瞥見類蘊直迫急不能深長思者而其賢明察  
沈審長於尋繹故鑿空之歎或不如他邦之卓而給  
述闡明之後往往翻度越之固其當也雖然凡百器  
什飲啗即精巧無以未有益乎國家若乃船艦銃  
砲二者乃防海之大用外夷先我極其精而吾不能  
師之以供國家扞蔽固未達時務也夫未盡紹述之長  
也夫本邦環海立國船艦不大大砲銃不備則斷不足

威外夷且不能自固乃區區欲以弓矢刀鎗供扞國  
之具何其迂也如英機黎在泰西未為大國特以其  
孤懸於滄海中而精於銃與艦也疆大富實直匹俄  
羅斯四隣莫敢與抗亦可見當務之急所在矣夫敵  
銃製造之方扞擊之術自外國傳于本邦邦人又有  
出新意而增修者非不精到特人不知其為所備之  
至要不甚練習加之邦俗聚作為戲卒之技大丈夫士  
或耻講之是以致廢墜不講耳今嚴諭令上下一意  
從事乎茲又考秦西近代研究之新法而參取之立  
可諳熟以效大用矣船艦則天慶之際邦人往暹羅

天竺茅國五帝陵數千里洪濤而不少警慄其製之  
堅密可想嗣後慮其民潛之外國命壞墮大船質出  
予不得已迄于今則下人畏上懼禁不敢思赴殊俗  
之國而大秦西猛熾之虞時以巨艦出沒于海上其  
意不測是為目前之患不可不亟改造雖然天慶之  
船艦在爾時自足資用施于今則猶未可共素西勅  
故確當今材吏統入真嚼蘭受製造之詳更大督率  
羣兵更造巨艦斯可也船艦既備砲鏡靡闕然後命  
列侯及軍帥隊長數習之海上海防之具亦為嚴  
設斯送使本邦五運十倍從前橫行八紘而莫之克

禦可不畏哉昔周兵彊於南唐而水戰不及勤致折  
屐世宗耻憤命大習舟師後來反輕南唐人俄羅斯  
船艦火番初不甚精取敗數次伯多珣立多改製大  
艦而練習火番果能征討四克大蠶食隣邦地人頑  
奮勵如何耳惡在予積弊之不可一洗也儒生及國  
學之後祈嚮不同而其於外夷每生彼我所嗟之見  
以師其所長為孔耻則一艦鏡之製遠取法乎外國  
必匪彼所懽顧苟可以備衛國之備只當礪之精研  
以資其大益何必問其源出于戎虜其否耶夫孟叟  
學於子思之門人而才德不啻三十里過之未始以



所師之污故見貶而孔聖之訪舉於襄弘問官名於  
郊子祗見如天之量矣獨至於銳艦而疑之抑紹  
述闡明邦俗之所長銳艦之不可不改造厥理易觀  
有識者諄諄誨告亦可使可使時人洞悟然以舉於  
國是改體關係綦鉅其率天下使相典力研熟藉以  
呈杆國之大效則非上之人躬擔之其烏得而能乎

一百二十九

論褚淵韋孝寬夏貴壽考而晚喪名節後人謂  
黨惡降敵以饗富貴未幾而死何如捐軀殉國  
斯論極不通事情

褚淵常操持名節行誼無瑕玷其為山陰公主所逼  
不少移志志為世所欽尚晚而黨於蕭道成傾覆宋  
室聲望掃地盡韋孝寬智勇兼優玉璧之役摧破高  
歡滔天之師威名振於遐邇象莫不稱其敵愾之勲  
暨蒼荒之日以於楊堅而職尉遲回遂致宇文氏殄  
絕至是夫人競斥其不忠宋夏貴亦勞動盡瘁之臣  
後未降元金墮志節時人嗤之曰行年八十二何不  
七十九鳴乎夏相公千載名不朽略與褚韋同後之  
評隲者率以為此輩壹逆助亂以饗富貴躬後而斃  
不過專斯須之榮何如矢心為社稷殞身以垂忠名

於萬禩，此亦論者之恒言。舉世奉為的確之評，不復知其闕於人情，年益於事理也。夫人壽無定，死不可豫期。庸、陳人，即羊齋嘗臺，又欲更逝，無彊之壽，未嘗以今之所享為足。且彼未始達管輅郭璞之術，鮮所不能豫識。大命適在目前，安得責以其了餘年無幾而克決然捐七尺之軀耶？斯論也未嘗問其人之志尚，特能苟觀評岳者而定其祈嚮之方，何其迂之甚也。然即至苟觀者而言，又殊昧於事之情矣。從來人臣之抗彊禦而不少喘，涉履艱險而無所屈撓，在大節之際，未嘗渝素守者，實根於忠愛之至心，非有

待乎外，果使默算餘齒之短，方始從事於懿行，固無足嘉尚，矧精忠峻節之美，又非牽於年歲之早晚者，所克庶幾也。豫讓之臣事知伯，知伯夷滅，無後而讓為之閔，閔萬死不絲毫自顧惜，是其志未始期吾孫子異日或蒙後君之陽報也。箕子之於紂，力諫不聽，佯狂受囚，奴之辱，鼓琴自悲，是亡論不期他日之賞，併不胥美名歸乎已。又奚問乎行年之老與少，為若論者，全不洞忠臣烈丈夫之情矣。褚淵葦苧寬之倫，憂心未純，睹理未明晰，板蕩之日，遂隳喪，搢守亦足見生平之多遺行。諸者亦就其心術事為而辨析，嘗

失可也。奚必拘集齡之早晚而立說哉。噫。古未許權  
之刺謬。類此者。纍纍。而人絕勿之。取者何歎。

一百三十

論閔原之役。毛利秀元勸禪元。挾幼主臨軍。西  
師敗。又勸憑險抗拒。老泉審敵論。欲罷隙。為帝  
以戰。所見極卓。然未必濟事。

閔原之役。毛利秀元勸禪元。挾幼主臨軍。以為諸梟利  
將之後。東征者皆舊被豐太閤溼恩。今見其嗣君親  
來。決不忍一矢加遺。可無血。及而奏捷。禪元不能從。  
西師既敗。斂秀元。又勸禪元。憑據備前。列險。要以拒

塞東師。謂烈祖戰克。厭兵。又見其有以稍自彊。難  
可輕。必不至大削地。不然而明露悞怯之情。祇使敵  
逞無窮之欲。禪元又不聽。果削奪六州。總予之二列  
焉。秀元慨竒策之不售。嗣後還國。每對諸臣。譚爾時  
事。倚柱歎手。怒髮矐矐。雙眼睜如烈炬。衆莫能仰視。  
其所倚之柱。今猶儼存。人或寢其側。輒覺悸而覺。蓋  
秀元威靈使然。其英風雄略。猶可追想。猗歟。偉矣。然  
烈祖神武冠世。威望懍乎四遐。又獲天人之祐。秀  
元雖雄。較諸烈祖。寧壤。莫別禪元之庸。殆不判  
皂白。即禪元或聽用二策。而秀元在其下。風。凡百多

掣肘之患，斷不能如意。烏望其克濟論者，或見閩原  
之戰，島津義弘苦闕抗東師，而國不被削，以為左證。  
然爾日龍伯在內，唯新在外，二良將一心并力，以自  
固。烈祖烏得而藐視之？輝元事相似類，而其情迥  
不侔也。閩原一敗，豐臣氏必已。秀元親征之策，雖未  
必有成績，猶不決為孤注一擲之奇謀。而江家宗社  
則危矣。若乃東軍大克之後，方乘破竹之勢，輝元泥  
首服降，不少支措，故得動烈祖怒剿之心，以存二  
州之封。果遵秀元計，陸梁跋扈，以觸大軍之怒，恐其  
求為黔首而不獲，不止不保二州。輝元之辱國，未必

不為毛利氏之福也。趙宋兵威不振，歲輸金帛於虜，  
以免於侵攻，可醜。蘇老泉著審敵論，直欲絕歲幣以  
彘干戈於舉世。阿朧靡之中，而屹然唱是拔俗之  
論，不見其才識超凡。然而當時之形，孰竟何如也。上  
下文弱帖，熙絕無振奮之氣，非無蒼惠之主，通明之  
相，而於禦侮戡亂之方，則憤如醉夢。然今乃無故  
一旦絕和罷歲幣，以從事於鬭爭，彼扶流瀆之怒，我  
多喘慄之懼，其戰也必不競。不但不競，予恐蒙塵之  
慘，不待乎靖康也。宋自藝祖太宗之盛，既不能逞志  
於遠，大敗數次，降於真仁，則將才兵力，實遜祖宗。乃

欲容易與北虜其不自量甚矣必也英武其君猛毅  
其士民愛其政俗為簡徑肅整然後平狄之勲可庶  
幾縱累老泉輩數十而在位未必能辨此也宋與遼  
媾和百有餘稔疆圉高枕絕不見烽燧誠信孚於體  
暉亦千古美事後宋首背盟以自貽咎直深入之  
禍然則向之媾和在宋亦不失為知彼知己之智也  
茅御事曰楚欲弱我先為之弱宋民何罪孔林曰既  
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之恭強只當早抑帖  
服使疆國不敢施其暴害是為智士之舉禪元之於  
烈祖宋之於遼苟偷因仍不能遠圖而自合注措

之宜藉令後秀元之策蘇明允之論無異乎責疲駕  
以千里求免於僵蹕得乎唐高祖謂乃子世民曰今  
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至父偃曰大  
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激昂進取之士固  
有置成敗於度外冒萬死以冀幸大勲者秀元老泉  
贊其志氣之卓則可耳若自以為必濟之長策則可  
謂之自知之明論者稱以成功可必而非僥倖之策  
則亦烏得目為善於鑒識耶烏乎後宋凌敬之說竇  
建德魏溫之勸徐敬業周邱仲卿之曉李筠智略思  
魏奇亦類此然揣其主之才審敵國之盛強不用固

亡用亦亡不可眩於建策之魁壘峻烈而斷其事必有就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侗庵新論卷之十四

一百三十一

論西土學術文風百年內外必罩被於我邦人一  
一潔之後不輕變非如西土易遷移風習之美  
當移用斯心於文學正軌可也

本邦學術文風大率倣象西土而為之故西土盛行  
之後百年內外方罩被乎本邦洵時執之自然也李  
何王李復古之說袁鍾清新空靈之見錢牧齋混唐  
宋為一之論以及王新建之張至良知顧閻胡毛之  
釐力於考證皆經百年而始行乎我莫可怪而先儒

首唱者，驚然呀，蹄牙，衆曰：吾能闡發先哲之所未道，又曰：吾賴天之寵靈，而有悟，豈非攘人之功，以為己勲耶？但百年之後，其風漸於我，而其行有盛不盛者，特係首唱者之優劣，及其風之投時好與否耳。夫吾邦學術，文風既已不得不依倣西土，然亦當取其長而棄其短，別其瑕類，而投其精英，彼李何王李而下所唱，文風學術，舉皆陷於南歧，與王執背馳，乃暖然奉為太宗師，固已可醜，又况此等文風學術，西土盛行，不過二三十年，而衆已憎數競嗤罵之，其漸被本邦，大都在西土衰替之日，而我乃一意恪遵，遐邦

僻邑，乃有迄今百餘載，堅守不變者，殆如僧徒，酷信浮屠，以為天竺佛祖之國，其教熾盛，至今絕不知其國久也，而教已一變者，洵堪悵嘆，而此祗本邦風尚之所以美也。西土宋氏以降，標榜之風長，阿黨之習膠固，好憎去取，變于斯須，故文風學術之盛行者，亦皆不久而微，正見習尚之薄惡。本邦人心，長享醇醪，確乎有宋故，西土學術，文風之浸漸也，翕然崇信，沁乎肺腑，淪乎骨髓，愈久而愈不變，嗟！以醇慤確守之風習，乃施於僻謬之文之學，可惜也已。允諾言都會雅馴，僻遠如奧羽，殊俚俗而奧羽諸國禮法之家。

養義子，尤慎擇其人。其住都下一年，還習都人言者，  
槩斥為輕薄子，而不取。何者？以其心易轉移，而不厚  
重，難以兼家也。既而果爾，亦可以見本邦西土風習  
之燬，惡相踴躍矣。顧邦人萬壑之性習，一溺於奇哀  
之說，欲誘迪而納于道，每苦其執滯難化，惟其逢、  
於變也。一歸於正之後，堅定靜守，不復憂其翻覆，設  
令西土之澆習，其變素習之惡也甚易，其決新得之  
善也亦甚速。一旦洒然歸趨于大道，吾烏能保其不  
無幾而移於邪說耶？近代侯國有久墨守伊物漢唐  
之學，變而趨洛閩者，其變也甚勞，一變之餘，砥于堅

疑，無復他歧之惑，固其當也。然則任風教之責者，徐  
二誘導，慎勿忽疾於其頑，猶難革，而受教者亦以其  
純壹不移之美質，亟轉用之於正路，焉其可也？獨良  
知之說，攷證之學，行於西土已久，其風被于我，尤悠  
遠，未見其有漸之期。與李王袁鍾諸家不同，蓋良知  
家說理，頗翹高妙，攷證之流，穿經穴史，依託實學，有  
足以動人故也。然清陸稼書李益雲輩，彈駁新建，而  
良知之學稍熸。袁子才王文治等，重文詩，尚才情，而  
攷證之說少衰。知其廢替不遠，獨恨本邦未有一在  
二鴻碩出而摧挫其鋒耳。



論北宋之亡由主昏惑國執積弱非閔夫攻遼  
果使英主有為則夫攻可以恢復幽燕好機會  
不可決

宋約金夫攻遼之舉爾時已有議其為危福之本者  
後來諸者尤斥其與帝狼隣之失以為北宋之亡基  
于斯役而其實果然予否也吾意宋之大愆不在夫  
攻在兼積弱之習尚文華而忘武事兵備廢墮士氣  
疲蒸不能委賢相梟將以壯國執也宋太宗距甄祖  
閔割纒一世而兵力業已不振與契丹確挫斂者十

七八仁宗歸祿守父令主趙元昊之瑣微跳梁乎西  
陲而莫之克制將卒敗死數十萬矧以道君之蕩  
而蔡童梁王之庸佞為之將相秕政四出國事日非  
亡兆焯乎在目尚何尤夫攻之未失邪議者類云宋  
與遼和好百年卒然負之不義金有蛇豕無厭之心  
不可密通舍遼為藩屏出師援之以距金金必不能  
南牧可免於二帝北狩失天下半之禍楛哉說也夫  
苟有拒金存遼之力則祿可以夫攻取遼然究而論  
之夫攻取遼實易於拒金存遼何也金一意欲滅遼  
而吾出死力抗之以救遼是代遼受金兵也遼有必

亡之勢而吾強扶翼之遂天逆人必難奏功若乃夫  
攻得其宜則策遠將已之際奪金所不爭之地其成  
功易耳且以阿骨打粘罕之雄傑端驚當遠主荒  
淫國弊土崩之日其舉全遼在於俄頃既併遼有燕  
雲十六州與宋接壤界日擊宋必可取而謂其以興  
師無名故不敢南向葢一矢耶金君臣不卹斯之愚  
也傳云師直為壯曲為老古固以曲直判師之勝敗  
然亦謂其國之彊弱小大略相敵者非謂即抗秦以  
鴻毛當爐炭而猶可以名義取捷也昔越王勾踐十  
年生聚而十年教訓兵士勇奮儲積充溢然後伐吳

沼之清太祖吞噬隣邦兵躋二萬國勢寢盛強方始  
書七大恨告天以伐明大勝之遂滅明越王清祖之  
怨豈昉於興師之日特其力未贍姑隱忍須時耳項  
羽負約殺王漢祖于巴漢漢祖怒欲攻之蕭相國諫  
而止是時劉項之曲直劃然分顧彊弱懸殊則不可  
不潛晦以伺敵釁也英雄特患國力未饒兵威未振  
難以為大作不若師出無名而敵對峙疆場之分割  
不公士民之畔服無常無一非構怨削釁之事不若  
且有聲敵國強虐而伐之者焉金既取遼無少後顧  
之慮宋雖不納張鼓降而異日必索奉宋罪大師入

寇無問夫攻與否其終致金兵一耳予獨恨爾時宋  
主不足與語焉果使宋主存越清二王英武之彷彿  
則夫攻之舉無論不患其無名雪中國之耻繼蕤祖  
之志而度越漢唐之盛洵千載一時也夫幽燕十六  
州天下精兵處攻勝之地石晉舉以貽契丹而中國  
失其肩背不復成中國蕤祖深有憤於此大積貲金  
帛欲以易十六州於契丹契丹不聽則以此購猛士  
攻而取之此蕤祖之素志遭其祖而止太宗以降屢  
懷莫能繼述雖然其後昆雲孫苟有志焉寧忍泯然  
忽忘乎別遠雖與宋媾而其侮蔑伐賊殊甚宋歲納

銀絹數十萬既為寇履倒置又且中州少有罅隙卒  
加脅制一發使而增歲幣二十萬再發使而奪閩南  
七百里地其可惡為何如也漢武欲伐匈奴下詔曰  
高帝遺朕平城之憂又引春秋仇讐雖百世可復之  
言為證命衛霍諸良將征匈奴大摧敗之今夫攻之  
舉明諭遠以允屬夷女真請將紹述蕤祖之志誓復  
十六州許遠於塞外建一國稱藩翰則名義之正又  
勝漢武及匈奴兒哈赤此一詔已足寒契丹之膽  
矣若乃其措畫則當以不失時機慎選良將為主女  
真請夫攻之始迨二國角爭甫半命种師道宗澤韓

世忠諸名將率銳師分路並進諭以王師予伐極中  
國民於矐矐之意服者赦抗者懲風馳電征專務略  
地傳於長城而止然後命宗韓二將掌北門鎖鑰待  
金猶漢人之於匈奴鮮卑遼如可存則俾與金並立  
彼請和則許之入寇則大懲創之豈不盛歟偉烈輝  
耀千古也哉昔燕慕容執其後趙夫攻既遠多收其  
部落以自利石虎憤傾國未復又大破之趙亡萌于  
此敗新羅後唐夫攻百濟高麗滅之洎唐室亂威不  
覃遠新羅不血刃而坐收二國之地燕新羅蓋茲小  
夷趙與唐強大十倍之出師之咎亦不甚正苟有智

慮達時變則夫攻未始不益於國况乎宋全盛之天  
下提封萬里帶甲數百萬加之夫攻之師足稱義舉  
果經綸中窾寧憂無濟耶但道君昏主未必克有為  
嗣子欽宗稍勝乃翁使之受禪震憤勵精任忠賢李  
綱宗澤輩令竭力用亦可以底夫攻恢復幽燕之績  
矣世儒不達天下大計不審察當日形勢槩以夫攻  
為亡國之源何其守株之甚也

一百三十三

論北條氏改為甲越所摧則酷畏之豐太周有  
統一海寓之執而未嘗交鋒則侮蔑之信所見

而不信所聞甚

豐太尉既蕩平西海又與參河璘無復後顧之憂於是使使至相州勸北條氏改朝于京師氏改不問又遣富田左近津田隼人苦諭氏政猶不聽且接二使禮殊昂奮氏改以為箱根天險太尉斷不能踰且相非京師絕遠太尉烏能勒兵乎此曩者平氏大帥東征未及交鋒聞水鳥羣起而驚懼奔遁太尉果未亦知茲而已終不覲王太尉赫怒傾國未伐小田原不守北條氏永絕血食可哀也觀夫北條氏之於甲越二國喘怖驚憚如小邦之事霸王罕辭歛琛愛二惟

謹乃至質其子以膠結歡心北條氏地大甲越兵衆乎二師而屈事如是今太尉將統率海濱之衆以未攻而翻卑視之如彼何其前恭而後倨特忽於耳聞而驚恠於目擊也蓋北條氏雄據關八州前守是與太尉負隅不交鋒鋒未始覺其英略可畏甲越則不爾景虎深入關東八州諸將望風影從孤城僅自守會有成田公之變景虎奔還國終而獲存時信亦傳於小田原城城岌危盡焚燬城下衝布而不能禁其他城堡為其所陷偏軍裨將為之所摧敗者不可勝算故惴伏如斯之甚也太尉才氣踔厲規模恢宏

隱然有吞併八紘之志其兵鋒之銳或應不如甲哉  
之強至顛倒羣雄馭制多才更有大度越二帥者故  
小早川隆景蚤已卜其為統一寰區之主神祖英  
武冠今古長秋之戰大摧敗太閤軍然竟以媾和藏  
事誠知其不成撥亂之業不已也且也暗信景虎雖  
曰英傑而爾時當縣瓜剖碁分雄雌難判人心未定  
乎一、二帥縱欲逞其狼吞而恐他人議吾後也若乃  
太閤平珍薩州而西梅海無復後憂與神祖修睦  
而小田原之屎蔽撤爰為居亡齒寒之執矣使晴  
信景虎之雄可斯時亦必揆力審執朝覲聘問以保

全素有之地別氏政之公廢乎夫人之耳目互相為  
用以可見恭所聞而人之材否可辨以所聞驗所見  
而事之當否始判今氏政惟所見是尚而不能考覈  
以所聞甲越二帥之奮揚霆擊得之目擊則慄慄  
憚知其不可當太閤之雄才英略宏圖偉度終得於  
耳剽則迄乎有侮蔑之心有視之官而聰之用廢豈  
不綦殆耶然吾觀氏政見叢既刈麥負之直欲炊而  
啗之為晴信提耳博論而始悟其不可以羹澆飯一  
不且而再為之氏康已斲其不堪負荷其視之失當  
如此欲以若不明之視料度國家安危烏可得也今

人槩崇古而卑今，非今而是古，於古昔鴻儒仁齋祖  
徒割齋之倫，欽仰如天人。然夫學殖父格，實大闡於  
之數子，之數子藍縷華路之功，固不可泯。要未能闢  
圃域而臻蘊奧，嗣後文風日熾，才畧續生，安知才  
足第畜數子者，不出乎其間，乃以其為今人而力排  
擯之，謗貶之，今不得與古賢匹。古賢之才華，得於聰  
聰，則顯然有倍慕之心。今歛之，萃藝審於親睹，則蔑  
焉有陵侮之情。斯其賤可見，而貴所聞。與氏政之謬  
正相反，然其視聰任一而遺一，不能相參，效用則同。  
又烏望其克判人之枉直，事之失得耶？夫視至明，而

人之心術，有非視之所及者。聰主聰，而蔽之虛實情  
偽，有非聰之所悉者。故英傑出羣之主，既竭視之力，  
窮聽之妙，又必以大中不倫之心，審察之。是以內外  
洞照，無所掩蔽。今也，已論未盡，視聰之理。其於視聰，  
又且得其一，而喪其一。有邦之君，乃欲與若輩俱謀  
國家大計，其馴致債事厲民之禍也，奚疑焉。

一百三十四

論潢汙竊葭，戎虜侵掠，世所謂禍而緣以振士  
氣，申傲邊備，則未始不為福。武備要務，非可患  
生而始修，而庸人不克。

今夫潢汙竊發，民心驚擾，喘怖。此人之所謂禍也。然世人目此，知報作其怠惰，用力於武，士氣頗振，兵備稍整，飭將謂之禍乎？謂之福乎？我夷侵掠，未界廟堂，不免勞思，億神此世之所謂不幸也。然時人目此，知申儆治邊備，以豫防無虞，疆圉完堅，獲免於虜略，將以為不幸乎？以為幸乎？夫大盜勃發，皆從如雲，聲執之疆大，至貽禍乎宗稷，我勇起乎塞外，覆軍踏將，蠶食邊陲，駭予有蹂躪中州之勢，誰敢慄乎心？吾所以稱為幸者，福者，時指其病止於疥癬，不至為腹心患，而自足供練，勤警惕之資者耳。昔梁武帝既興魏

媾和，邊塵不動，文治決洽，江表晏安，無事，風習頓流，惟怯士人，至見馬之騰驤，而駭慄，稱為非馬也。虎也，無幾，速侯景之亂，臺城陷而梁亡，唐明皇開元天寶，隆平之久，北虜熙熙，不復識烽燧，遼安祿山及畔，金革朽鈍，而不可用，將卒惶駭，狼狽而不任戰，海寓鼎沸，唐室之衰，咸北乎斯時，向使梁武唐明之世，寇賊胡羯相繼為梗，則防備稍修整，不至如斯之魚爛土崩，是治安之悠久，祇為敗亂之源也。秦西大小數十國，紛然星羅，屹不相下，譬猶戰國之七雄，晉代之十六國，本邦室所之季，羣雄割據，而龍爭，然疆者骨弱。



治者制亂智者欺鬼四隣眈眈岳誕于我。有少譽我  
隙立為所乘於是乎萍厲勢磨愛憤抗志竭其智之  
所及力之所至以飭武備而扞護宗社故國之衰  
綿弱者舉皆依於強隣其見存于今者皆其熾大富  
實嶽然有以自樹立者也吾意泰西人性之猛擊總  
以漢土斷不能希本邦士風之矯々而今則陸梁跋  
扈橫行乎寰宇獨餘亞細亞一大洲自餘四大洲盡  
為渠所吞併威懾可畏無他故焉亦唯憤懣勉最之  
效也烈祖聞甲帥武田信玄沒綦悼惜之曰隣邦  
有名將則愧厲興奮用兵之道不流於鹵莽信玄真

一代人豪今而蓋亡諸將必生惰偷之心不似從前  
振勵可嗟也已確哉言孟叟曰生於憂患而死於安  
樂范父子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蓋釋楚以為  
外懼乎論政理也夫武備者敷政之要道邊防者衛  
國家之先務宜常整理不敢怠者也明辟察相炳照  
事幾常制禍於未兆故雖曰熙皞無事而武備兵防  
之森嚴宛如勁敵壓境然足以勉有備事若乃寇盜  
內訌戎夷外侮方始聳懼修省以從事於防備是胸  
無一定之見而有待於物未可與語清國之至理也  
自古昇平之久人氣頹靡弗振乃有亂民嘯聚肆其

焚剝而猶附武事於不削。墮勇有時于毒螫我微墨  
而絕不知修守邊之備者。吾將如之何哉。噫。

一百三十五

論儒生尊信程朱不惑於邪說。然學力薄弱未  
始知程朱與諸家之所以得失。後奉程朱以自  
文辭陋則可醜。

儒生釋經克恪遵前哲正解而不惑於邪說。良可  
嘉尚已。乃有其人昧懵隘陋之甚。不能熟味經之蘊  
於前哲之說未始悉其何以為確。於諸儒疏解未嘗  
晰其何以為紕繆。徒自矜其學之得正軌。以驕悍予

庸衆是其典不知正學之器而輕唱異說者。相距有  
幾耶。夫吾儒之失。趙宋而前。在世無碩儒。一意祖漢  
代訓詁之學。泥名物而闕昭理義。茫不知所本。趙宋  
以降。在治國之說盛行。羣儒墨守不知變。雖偶然之  
誤。亦必附和掩護。使人面從而弗肯心伏。葉大慶曰  
後生晚學。至于寧道孔聖誤。諱言服鄭非。目今之風  
殆至於寧舉孔孟失。不存程朱謬。此豈吾儒之中道  
也哉。程朱三子。以卓邁之資。從事侷莫不已之學。其  
於經傳聖賢之言。既諸心而體驗諸躬。以要至當之  
歸。非如他儒。老卑而行。汚釋經。苟供馳辯之資。角勝

之具。又况朱文公之治庸多識。在宋四百載中。不墮  
第二流。以斯學力。參覈而尋繹。以闡明聖經。此四子  
及周易等注。所以冠絕千古也。故澄心靜考。程朱解  
經。即或偶爾有舛謬。不過十失其一。羣儒釋經。稍剋  
考者。止于十得二三。豈可以十得二三。加十失一  
者之上耶。人生去聖子餘禩之後。諸經之浩瀚。加之  
銘有今古。載籍鮮可徵信。使吾文宣生乎斯時。未識  
其解經。果能保無一誤。予否也。且東西風土不同。本  
邦政俗。迥勝支那。雖孔聖所言。間有難直施於我者。  
則程朱亦顧有一二錯解。而大本極正。亦奚損乎程

朱之可宗也。後之以程朱為準的者。未始審程朱所  
以為程朱。特借程朱以為重。自謂吾能得學之正統。  
而世儒莫非曲徑旁歧。其論如巨聽聞。而實蓋於自  
私自利之心耳。今代以治國治家自負者。崎門為最。  
先子嘗云。崎門一派。其究不出智愚二途。愚焉者以  
窄狹固滯之學。為無以尚之。甘畢生乎此。智焉者明  
知拘學之可醜。但不勞心力。而立可以抗顏樹門戶。  
計莫便乎此。一意崇之。斯言洵中陋儒之膏肓矣。朝  
鮮張 曰。中國學術多歧。有正學焉。有禪學焉。有  
丹學焉。有學程朱者。學陸氏者。而我國則皆稱誦程

朱未聞有他學焉。豈我國賢於中國耶。中國有學者。我國無學者。蓋中國人材志趣頗不疏。以實心向學。故隨其所好。而所學不同。各有實得。我國齷齪拘束。都無志氣。但聞程朱之學。世所貴重。以道而貌尊之。不唯無所謂雜學。亦何嘗有得於正學也。韓儒而自吐露其短如此。亦見直道而其論真本邦。朱學未派之藥石也。方靈皋曰。世之毀朱子者。往往無後。可知其逆天道而蒙譴。呂留良曰。朱子之言。斷不可違。即使人食砒霜。亦當直嚼之。而不辭。中村惕齋曰。學者確信朱說。而朱說不<sub>合</sub>於孔子之旨。當謂為朱子所

欺而自安。夫報應之說。佛氏誑誘愚氓之術。非可施於吾學。且也。世之妄培彈朱子者。無數。豈必盡遭天殃乎。不匡異說之失當。而欲以禍福致人。崇奉適啓人不信之端也。朱子之賢。必無勸人啖砒霜之理。萬一使人強喫砒霜。雖朱子之言。固從可也。人為萬物之靈。自能明辨短長。失得其案。信朱子者。亦知朱說的確而從之耳。今欲使之甘為朱子所欺。非佞儂無皂白之人。不肖也。三子之言。不過使人遵奉朱說。而立論牟剝。翻生正學式微之漸。浴風未變。類此者。累久。不可不痛駁正也。嗟夫。乾匪經生輩。其於程朱不

能希其體道之精，制行之懿，又不能追其學術之淵博。固已為忝所師，乃程朱處心公平，取善知不及於知舊門生，苟有理，立取之，德量之宏，至政令也，僻拗拘迫，殺氣溢自腹，自是已見絕不容人，視誨日陷於黷陋，殆如韓文公所謂愚益愚者，而方昂乎以程朱正傳自標揭，是似而非之，少正郊已，程朱而在，早已麾之大門之外矣。

論安南絕遠，清威令不及，故倭強朝鮮，密通變。

論安南絕遠，清威令不及，故倭強朝鮮，密通變。順事而得藉清力，以壓下，各有幸不幸，本邦。

列侯似朝鮮當感恩。

文化十二年有外國船飄到薩摩州屬島，船人齎書數通，文云：欽差嘉定城總鎮掌九軍平西將軍郡公，未云嘉隆十四年正月二十三日，州人不審其為何國，既而研詰，則安南人也。先是寬政中，高船遭颶，漂安南，得送還，實彼景興五十六年也。明宣德中，黎利反畔自立而降，竟明代世紀元，據近藤公所著，又多載明已後年號，今又得嘉隆景興年號，是安南終始倭強，殆如古所謂帝制而天子自為者，其於清特存羈縻之名，未始少稟畏也。觀夫朝鮮之事，清也。

如威獲之紫微王父然奉憲典修職貢惟恐或不及  
何紀元之敢望二國幅員兵力猶魯衛之政而其於  
清卑屈僊蹇乃知斯之懸者何也二國皆共清壤界  
而朝鮮地為明清所包加之其帝都密通動靜作  
息立聞乎彼或有不恭之罪誅譴立加安得不惴怖  
乎安南則不然地在極南之徼清威靈所不覃况地  
毒熱瘴癘不可當乾隆季年安南王黎維祁為其臣  
阮惠所逐來奔請援高宗大興師往征欲為復國始  
少有利既而大敗終以和藏事禍極睚眦不畏中國  
固其當也何安南之幸而朝鮮之不幸也然朝鮮屈

伏之甚固可醜惟其恭順事清故清亦息信接朝鮮  
而清之強大足藉以鎮壓已國是以賊子去臣雖死  
凶惡之謀往往有所憚勢而不敢發即發焉又可借  
清重以制之此所以得貽業絲久也安南僻居荒陬  
清之政化不訖陸梁肆意而莫之誰何亂賊圖不軌  
之日則無復顧畏而易為篡竊理勢固然此又朝鮮  
之幸而安南之不幸也朝鮮太祖為李成桂安南始  
祖乃黎利鈞未得為英傑之主然利害於草莽聲勢  
頓熾逐明成卒連摧破明大軍以再建國不為不偉  
其規為必有非庸之所企者而終百年為莫登庸所

篡幸存一塊肉。匪窳偏隅。數世之後。得乘虛獲舊物。洵為望外之榮。迄乾隆末。卒滅於阮惠。雖曰傳世。遂。其實不過二百有餘載耳。成桂以高麗重臣。肆弒四君。屠戮無數忠臣。以竊國。其惡十倍於黎利。故明祖惡其凶逆。不納其使。而大譙讓之。乃迄于今。五百年。而祚福未艾。亦惟借明清之重故也。周之盛也。威令行於九有。故千八百國。各安其土宇。絕無吞噬之禍。及王綱已弛。秦略人之封域。殄絕人之宗社。忽忘理義。惟力是視。殆如所謂弱之肉。強之食者。晉楚齊秦地。廣於王畿。而古未神明之高。為其所殲者。不可

量數。故上無明王。則海寓必擾攘。而封建之世。其亂更慘於郡縣之日矣。平治之久。列侯之封。或累百年。而不增加尺寸。於焉其臣之慨懷。嘉勲名者。或曰借使遭世之勳勳。吾國豈止於此。藁爾耶。此其昏不辨理道。固無論且全昧於夫得利害之情矣。夫人有農商。有士。有大夫。然後有諸侯之策。諸侯貴顯之極。今累百載中。安坐而享諸侯之樂榮。幸之極也。彼謂世有擾亂。可以抵蹶而收利。夫擾亂之小。何得收據地之功。大亂之興。諸侯將首罹侵削之禍。不幸有如織田信長及唐朱全忠者。出逞其無涯之欲。古未古族。

名藩將十不存一二此諸侯所當禱祀而求免也近  
代列侯大都慈惠有餘而嫌於英武卒然遭繹騷之  
世必為英雄所狼吞乃能得百世熙熙保基業於無  
事自非大逆窮凶上不敢絕封其庇護惠施之大為  
何如也深蒙上惠庇而不甚銘鑠是康衢之叟飽沐  
唐堯之仁而不知帝之力也何不一鑒盛周及朝鮮  
安南之已事而滋深感思之情耶

論真小人易知偽君子難辨然以道照之亦可  
見獨稟君子小人之德於一身者最難察而不

易馭

天下有真小人、有偽君子、真小人狡譎翻覆、兇暴陰  
險、其奇袤之蹤易見、其戾虐之鋒可畏、豫注意視之、  
故其惡之露、若乃偽君子、則容止厚重、動定靜審、居  
之類貞一、行之似光明、內蓄回逼之心、而外襟公真  
之操、陽逞嚴厲之態、而陰挾柔媚之術、殊難可辨明、  
此以正卯之心、達而陰、行辟而堅、言偽而辯、所以足  
聚徒營衆、而見謬於孔夫子也、雖然世之偽君子、惟  
吾聰明有未周到、故為之所蔽固耳、若清心定氣、以  
審察之、彼必不能欺我、既已覺知之、後唯吾所欲為、



存遠之可也。誅夷之可也。天下有一種人，素樸恭儉之行，又恣侈麗之欲，克匡拂君上之失，又或負諛佞，升上溫慈之美，彰闡而俾戾之毒充溢，其惡固足以收敗風習，其善亦獲於本，而非鴉偽一人之軀，而邪正清濁兼備，斯其難辨。又甚於偽君子，即既辨焉，其陞黜誅賞，當如何處也。予嘗與伯兄溥淵評隆明太祖之為君，予曰：明祖固院叔英主，然詳覈其生平，屢譴戮諫輔，而又時時容受直言，多峻暴迫急之失，而有時予見寬宏之量，嗜殺十倍予古之桀紂，隋金二煬，而愛士卹民之實政，亦行於其中。為明為昏，為無

道為有道，吾不知所以作之呂目也。溥淵曰：世之季也，西閭之氣，散溷膠擾，觸激紛拏，成斯異常之賢，抑亦人中妖也。清趙翼評明祖謂其合聖賢豪傑盜賊為一人，夫有聖賢之心，決無盜賊之行，有盜賊之心，志斷無聖賢之德。聖賢盜賊之心，志要無可並立，翼怯於明祖之愛知，不可究詰，遂發茲謬論，斯不通。然亦可見明祖為人之僻異矣。宋王安石無聲色之好，無財利之慾，私制行之粹，無愧古昔君子，乃其處心之僻拗，憤悍亦過絕乎衆，身奉其美，則足稱賢雋，就其短而論，則不免為芟回，此亦糅雜薰蕕玉石於

一身者也。然前乎是如魏王肅在於事上，而好人侮已。唐李鴻性好文學，憎人才華，隋文帝君臣父子夫婦之倫，極其戕殺，而惠民之政多可稱述。早已啟一身，并有邪正瑜瑕之端，特未至如明祖荆公善惡各臻極盡之地耳。風習泊々，茲傷日滋。如明祖荆公者，操雖於海寓，在下者若蕩鑑之難定，在上者馭制之術極勞，洵可慨也已。前修不云乎：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可知所謂兼備美惡邪正於一身者，善易銷，而惡難滌。吾有以析其鬼十八九，而善不過十一二。故如大明祖荆公，或稱之君子，或目以小人，吾則直斥以

為小人之尤者矣。明祖大僂名將良臣碩儒才子，使明一代人心伎刻慘忍，絕無慈仁之意，闢蕪萊風，盡屠蒼生。荆公登進陰壬，力行苛政，使黎庶嗚呼不聊生。以死北采之己，生於心害於政，乃至此甚矣哉。小人之流毒也。顧此等人才氣卓秀，輿望四歸，豈以有作為。故明祖遭元季空擾，克就撥亂之鴻業，垂統十數世。荆公蒙知於時主，以為伊周復生，手握天下大柄，奉朝衆賢莫之能過，所以可畏也。今羣臣中不棄有知明祖荆公者，用之則恐其鷓張狼抗，播毒無垠，斥棄之乎。其才可惜，衆心必不厭服。將知之何而可

也。古詩孔雀雖有毒，不能掩文章。百藥中如附子，  
其毒皆能毒蒸極者也。人克祛其毒，而摘其能，採其  
長而遺其短，如茲而已。煦而覆之，使之知感德，而艾  
之，使之有所畏，恩威兼施，操縱合厥宜，猶然有犯濫  
之罪，立梓而戮之，則此輩亦無不可撫馭也。雖然，此  
惟大聖大豪傑能之，豈中主庸相之倫，所得而翹跋  
也哉。

一百三十八

論人情鬱畜必生變，當疏導之。西土郡縣，本邦  
封建，斯不可學彼，但似抑下人太過，少啟榮進

之途，斯疏通之宜也。

天下之禍，莫慘於事勢鬱積之極。一旦暴發，而摧裂，  
當其蘊蓄之始，固已有壞決之兆。乃又有物礙之，令  
不通，有事挽之，使不得宜，益致其壅滯之甚，以至大  
潰不可救。故古之識者，深慮夫鬱蓄也，鑿而泄之，  
使勿壅，疏而導之，使得流，故不至魚爛土崩之患也。  
子產有云：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厲怨。豈不  
遠正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能救，不如  
小決使流通，謂此也。昔者慶元僊武薄海，無復烽燧  
之警，而士氣之驚，忍悍愈益甚，少有所忤，披白相

當睚眦之怨，莫不立報，其不勝報之勇者，至斬艾  
衝上行人以自快，吁亦甚矣。當其干戈之未戢也，扛  
鼎之力，蓋世之氣，施之攻城，乘障試於摧鋒陷堅，以  
膺上賞，成封侯之榮，洎初啟平大難，夷則海島昇如，  
無所用之，蘊積不洩，孰必至矣。是其鋒鏃之可畏為  
何如，然而爾時士習，慤直以忠赤之心將之，故極易  
於駕馭，果使以不良之心為之根，則其亂禍奚可底  
止也。秦燔聖經，坑殺術士，天下砥礪魁奇之倫，盡斥  
而不用，士無所歸，常思遭英豪歎起，以奮智力，迄陳  
吳劉項之變，一代杰傳，競為之用，以殄秦。明季朱童

蒙輩痛減驛卒以贍國用，驛卒大都無賴之徒，身既  
無可容保，值歲暮款一呼，蟻聚害於宗社，儲蓄之極，  
終必釀大艱。歷朝相變之源，咸類此，洎可鑑而畏矣。  
本邦今日國体全無，封建之治，不惟世祿，又復世官，  
貴顯之家，常列貴顯，兀賤之吏，世受兀賤，在下者無  
獲榮陞之望，人或病用賢之道，不加西土之廣，然東  
西風尚絕殊，各有失得，不可強合乎一。且本邦之制，  
堂陛之分，聖定，下人崇上之情，綦深，但非西土流俗  
所克及，則決不可學彼也。但政體一定，張主過甚，使  
貴賤之等，確如山嶽，不可移，則恐其或鬱蓄而滋異

日之弊當就其中少加斟酌融會之方耳秦王猛遇  
燕師於潞川燕軍四十萬秦兵裁十一頗覺難抗臨  
敵猛以司隸校尉許鄧羗而後羗力戰摧敵竟滅燕  
唐黃巢克嶺南請為節度使志止乎斯唐宰相所見  
不合了不可其請而巢冀怒猖獗遂蹂躪中州蕩覆  
二京馴致唐亡夫獲榮祿則鞠躬盡瘁否則忘帽方  
命是庸人常態非所論於君子然立法以君子為準  
則人難勉企就庸人設短則其行易何者以四海  
滔滔皆庸衆人也古未英雄肇鴻業者不勉設今當  
日早絆以一好官則大都感戴奮勉以供君上之用

惟其落拓無所容身然後不堪無聊而始覲冀非望  
耳本邦自古以列侯之貴而都尊官秉政柄者皆能  
循循雅飭知所警惕惟起於寒微者翻多驕橫暴戾  
不良之行蓋其鬱抑之久一朝擢處顯位以為惟今  
日可以快積歲沈淪之憤不復能自矜如元祿天明  
中旋天轉日之二大臣是已彼本奮於至賤故陸梁  
跋扈為殊甚亦事之必至也今固當仍舊不許卑冗  
小官擢處柄政之地只當使之得進於貴任顯職下  
率執一二等之位此所以通壅滯宣泄鬱塞乃輔相  
裁成之妙用也昔金盛時蒙古雖小夷金人竟其終

必悍鬻已制三年一祀五年一造用蒿指之法危其  
生聚蒿者言若刈蒿也去其柙指則下壯無用蒙古  
時思舊憤但望北射三箭以泄蓄怨迨蒙古勃興屠  
戮金人極其慘毒所以復積念也北魏之制立太子  
則必殺其母蓋豫杜母后擅權之萌也洎孝明母胡  
后始變此制而胡后以淫縱招招跋扈之人稱為報  
應報應之說吾儒所不取正就至理論已有取敗之  
道夫人本於父母今使太子知父而不知母其如孝  
道何且乃母免殺自以為幾死之身幸而僅免可以  
淫蕩娛適慰積日之艱辛絕無自重之意其至此固

也夫魏金之舉其慮甚可謂周匝而不諦察事理之  
至當後武新以過折之墮時停蓄馴致他日之禍此  
已事之殷鑒也天下注措之謬類此者無數寧獨用  
人一端而已也哉

一百三十九

論後人大都誦法周道而周人言過行不逮顧  
知而後言言及之亦是知至三故周可取準而  
不可無揀擇

今之學士大夫欲誦法前古必首稱三代然就中夏  
后及高典籍闕佚遺美難得而考獨周簡編儼存昭

明詳備，且為馮據。是今人雖祖三代，而其所紹述，獨  
周而已。予觀周人其論綱常之理義，可謂纖悉靡遺。  
漏而未其人，果能躬踐乎否也。其談安民，淋世之  
方，無不周到曲盡，而未必言與行事昭然合也。書曰：  
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弔，克國。國亂，弼我。我其  
敢求位。又曰：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又曰：我咸  
成，文王功在不怠。丕冒海嶽，出日。罔不率俾。是其代  
殷實如協天意，而合人情。德教覃被，四遐者，其何一  
我。我之後，殷民弗諍者，多歲。威之懷之，反覆苦諭，終  
至大亂。又未幾，淮夷徐戎屢叛，衡行於中州。隳荒不

之域，不復待論。威德之薄，可想。彼固葦於推案本朝，  
不得已之苦心。顧書之言，且爾。別諸傳記，予詩曰：於  
予前王，不忘。傳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  
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是其盛德，亘數百歲。  
崇慕不能忘。乃周武三傳，而昭為膠舟所溺。四傳而  
穆荒服不朝。無幾，王威衰替，下以於諸侯。其隆平僅  
一，不過成康四十年。是賢傳且難據信。初時人之言  
予降於春秋，王室式微之極。風高濤惡，亂賊交錯。共  
六代五季，無異。而爾時卿大夫剋蒙毒蛇，論議從容。  
宛然盛世之風。類絕不知羞恥者。而斯風早已熾於

西周然亦奚妨乎。西周之可鬼章也。夫君子不以人  
彘言。只不韋劉安之著作古賢且有取焉。列國代名  
公卿良大夫之所陳乎。人能言而不能行。在吾儒則  
所深排。能顧人之能言。必知能至其地者也。未有不  
知而能言之。明確如在目前者。然則其能言者。即其  
能知者也。今人有馳名山水之遊者。坐都下而說四  
方勝境。靈區。瞭乎如指諸掌。人未始疑其所語。而棄  
之。有好究研外國情勢者。不出戶而縱譚五大洲治  
忽興亡的確。如探囊底物。然人亦據其言以為徵。蓋  
彼萬好所存。必參摭羣籍。就正多識者。得其明瞭。然

後已。不得以其不躬閱歷。故輕斥之也。而周亦然。周  
盛世也。言行兼全者固不乏其人。即其言不副行者  
亦必討援理道。有所洞悟。然後發乎口。吾導奉以為  
規準。其誰曰不可。如夫典謨所載。聖王良臣。言行粹  
無出乎一者。其言醇正淵懿。自有感動天人者。若乃  
周代言行不全相應者。其言華彩勝而精蘊乏。使人  
敬信不甚深。理勢之自然也。故周固可法。而全無棟  
擇之意。則不可也。本邦國學。者流。妄嗤鄙三代。固陷  
於辟見。學古之士。必欲一一復周道於後代。亦立見  
其窒礙。漢王莽。宋王安石。明方孝孺。墨守周禮。直施



於世以釀危亂，以其尤較著者也。他如晉武平吳，亟  
徵郡縣武備，以徵顛覆之源，是祖周繼馬放牛棄弓  
戢戈之舉而失也。北魏孝文遷都洛陽，以制馭萬方，  
大修文物禮樂之美，以從拓跋衰亡，是倣周治邑居  
天下之中而誤從夷古之謬。大率類此。矧本邦萬  
代一姓，士風慈仁，而愷勇改俗之超越三代者非一，  
何可甘盡襲周之遺習耶？其於周勢扶其短，而採其  
長，採繼融會，不拘於一隅，斯為善學三代矣。宋司馬  
君實，一代良相也。元祐初，政洗刷熙豐積弊，救民於  
水火，功靡與二。及衆寡平素所論於唐，則躡牛僧孺

而排李德裕於前賢，則作孟子而推崇揚雄，其謬見  
有庸奴取口之者，是其知不足而行有餘。英周代之  
失，正相反。夫知先而行後，非可合乎一。要之知行實  
相須，故知之不透，行必有闕；行之不達，見知之未盡。  
君實相業雖偉，而其評多原於元祐黨人溢美之辭，  
未可悉據信觀。其於熙豐諸臣，不判有罪無辜，槩默  
遠之於荆錄，新法不辨便與不便，盡釐革之，愛心不  
公，已闕異日紹述之端，是其知之未明晰，所以致多  
遺行也。即周賢析理道極其精詣，而檢身輔世之方  
舛謬百出，未人譏彈，斯其行之多玷缺，固有以折其

知猶未免茅塞矣

一百四十

○論近代戎虜日強，專務吞噬，寢及隣近之邦。本邦威德盛昌，未必有意外之變，但恃天命而廢武備，則非也。

察禍於將萌者，明之遠也。制亂於未發者，智之盛也。此固非庸之輩可企，若乃禍起，根業已灼，目前猶然不知警惕，豫為之所，自非至伯，擬之人，斯不至此。而晚近，歸為智者，且或弗免，豈非牽於時溺，於習而有所蔽歟？耶老聃曰：民各甘其食，美其服，隣國

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迄老死，不相往來，予意豈非韋庖犧之代，風習淳摯，或當如斯言。神農、蒲隧之戰，軒轅、涿鹿之役，而未支那國中，且絕不見斯氣象。刻三代以降之澆漓，且中州之興戎，虜與隔不相容乎。於是乎，衆虜寡，屢暴弱，殆寧之欲愈滿，而愈熾，惟吞噬是事，大戎之殺周幽，由奴冒頌之圖，因漢祖克威，亦極矣。然遂不敢萌吞齊州之念，蓋亦明知漢胡判然角立，不可合并也。漢氏以還，則我虜志氣，臥允，勢飲益雄大，苟力可及，則必奪，而後快，無絲毫仁讓之心。如拓跋耶律，完顏之興，六朝南北，中分天下，胡元

滿清之殄宋明而代帝是也。天竺為西域最大之國，  
四百年前有莫臥爾者，起於迤北撒馬爾罕之地，百  
戰百克，遂席卷五天竺，而盡有之。他若都兒格、破羅  
斯、為海、寓至疆極大之虜，詢厥美能至此，則亦皆狼  
貪蠶食，併吞隣邦，數十百以馴致斯盛大也。蓋有智  
竭力罄而猶耽，不知饜耳，斯無有措可攘之利而  
莫之問者矣。夫仁人殺一無辜而得天下不為者，先  
民之格言也。嗜殺人之君，必不能一天下者，王者之  
炯戒也。然元人屠戮黎庶，千七百萬，而有天下，清之  
代明，慘殺更甚於元。伊斯巴尼亞之滅，李露，是，可

也。殺人至數百千萬，而萃皆富彊昌大，經久不衰，殊  
未見各徵之應，豈非此世氣數攸亂，人衆者必勝天  
而天定之期，茫不可必耶。四海之大，不遑一一究悉，  
今世俗所以較為言者，三國、三國者，指本邦及支那  
天竺也。而支那為滿清所有，天竺為莫臥爾所吞，滿  
清莫臥爾皆蕞種，後世神明之高，曾不遑尚夷夏之  
辨，無復可施。惟問疆弱勇怯如何耳。三國之中，其二  
既淪於膾腥，獨本邦靈光，靡然孤死，免迄昏亡，齒寒  
鳥得不喘，惴惴乎蓋西面萬國林立，而莫盛且美  
於本邦，萬代一姓，而不替，士風，劇政，化長厚，其德

足以急贊位育其威震疊乎四遐夷勇深入之禍萬  
可保其無而侵侮焚掠之害焉可析其必不有乎古  
今殊執彼我異旨不可執一以立論古昔本邦孤懸  
於東洋四面環海無可畏之敵洵稱至安之國近代  
西則滿清明而代之以其隣近既迥異宋明之晚  
弱北則俄羅斯併地履廣東察加及千島為彼所竊  
據與吾屬國接壤東則南北亞墨利加大洲為西洋  
諸邦所分割隔海星羅以其對岸獨南方巨海波  
瀾無國耳然其數小島皆為彼駐泊之地是今日本  
邦如坐虎狼之叢陷沒重圍之中其危為何如又况

西洋國俗專務牟利不省理義為何物則吾德未易  
以綏服之我之於彼未有如先是徵元兵摧破明韓  
之捷則吾力未足以未彼驚服何所恃而泄一玩歲  
幅員不圖自守之不識時之甚也今人特未諳外國  
情形耳試使之賢於識者博考羣籍以窺其略即非  
杞叟之愚必有悚然聳懼不能高枕安臥者矣世之  
論者咸曰本邦神武而未仁聖相義澤決於生民所  
以協帝心祈永命者靡不至天必不使我邦罹胡羯  
之禍嗟乎理固然也雖然天道遠而人事邇不修人  
事而取必于天非智之至者也聖者必重而賢者必

庸此天道之常有時乎聖不必崇賢或謹默聖且存  
逐賢不免刑誅乃時命之伴逆者國家亦類此擔枋  
國之任者烏可以主德民風卓越海寓而昂然自佚  
以忘修攘之大計哉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010190528540

48-13197

